

中国帝王系列

张凤洪 著

大风之歌

汉高祖刘邦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大风之歌

张凤洪 著

汉高祖刘邦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中国帝王系列
汉高祖刘邦
大风之歌
张凤洪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875 印张 347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8.40 元

ISBN 7-5434-2745-1/I · 270

目 录

第 一 章	喧宾夺主 无赖上座 攀龙附凤 吕公嫁女	(1)
第 二 章	大义放悲 声雄送夫 义释罪犯 刘邦放胆	(16)
第 三 章	喜得娇妻 樊哙斗牛 剑斩白蛇 亭长背秦	(35)
第 四 章	调虎离山 女流定计 纵论前贤 功曹择主	(52)
第 五 章	气贯长虹 英雄试刀 血染古城 县衙易主	(70)
第 六 章	满门抄斩 幸免叔侄 他乡飘泊 报仇有期	(87)
第 七 章	一见钟情 项羽提亲 倩女多娇 虞姬赠剑	(104)
第 八 章	不敌一将 万人敌 为爱殊丽 杀众无辜	(121)
第 九 章	暴露身份 将计就计 血染郡府 反客为主	(137)
第 十 章	御道两侧 侠客埋伏 绿柳潭边 张良垂钓	(152)
第 十 一 章	活擒秦嘉 小将显威 借兵薛城 老友相助	(168)
第 十 二 章	刘项初见 白义之交 楚王立新 顽童当政	(183)
第 十 三 章	怒杀李由 人马分尸 夜出奇兵 主帅蒙难	(198)

第十四章	巨星陨落三军缟素 小王降旨二雄争锋	(214)
第十五章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装疯卖傻计出酒徒	(231)
第十六章	指鹿为马赵高篡权 负荆请罪章邯降楚	(248)
第十七章	鬼嚎沟边樊哙坠马 帝王宫里赵高弑君	(265)
第十八章	图谋兵变董翳忍辱 坑兵廿万范增用计	(281)
第十九章	狂生诱降拘为人质 奇兵天降大破峽关	(298)
第二十章	信步入宫寻欢佳丽 随手杀人约法三章	(312)
第二十一章	霸上送信项伯重情 鸿门设宴张樊保驾	(328)
第二十二章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樊哙豪饮堪称壮士	(344)
第二十三章	报仇雪恨火烧咸阳 称王称霸分封诸侯	(359)
第二十四章	爱姬突至百感交集 丈夫强忍胯下之辱	(374)
第二十五章	狩猎场范增害张良 淡月下萧何追韩信	(389)
第二十六章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韩信挂帅平定三秦	(405)
第二十七章	轻信异己霸王弑帝 兴师问罪刘邦惨败	(422)
第二十八章	承雨露戚女倍受宠流 虏人妇薄姬也风流	(437)
第二十九章	亡国谋士计冠燕赵 旧韩辩才智降九江	(452)
第三十章	为说齐郿生遭鼎镬 欲自立韩信起异心	(467)

第三十一章	分肉羹刘邦非人子 中奸计范增冤九泉	 (482)
第三十二章	历数罪状刘项交锋 求和罢兵鸿沟为界	 (498)
第三十三章	十面埋伏韩信用兵 四面楚歌霸王别姬	 (513)
第三十四章	天之灭楚乌江自刎 人之兴汉汜水登基	 (528)

第 一 章

喧宾夺主无赖上座 攀龙附凤吕公嫁女

时值隆冬。两辆乌篷马车颠簸前行。寒风裹挟着清雪，从高天扑将下来，撕扯着乌篷马车的门帘，发出哐啷哐啷的声响；风和雪从门帘的缝隙灌进车厢。在那第一辆马车上，有两只手差不多同时伸出车外：一只黄黄的，虽不失纤细，但却异常苍老了，除去依稀可见几条蚯蚓般的青筋外，再就是梅花似的散开的布满掌背的老年斑——这显然是一只青春已逝的老妇人的手；而另一只手则全然不同，细嫩而又红润，玲珑而又剔透，每一根细长的手指都仿佛具有一股灵气，那样可爱又是那样灵活，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美丽的无名指上套着一枚翠绿色的翡翠指环——无疑，这是一只妙龄少女的玉手。

两只手一左一右分别拢住门帘的两侧，以抵御风雪的袭

击。蓦地，御车手从后背伸过一只大手来，仿佛那手上长眼似的与那只玉手紧握在一起了，是那样的温情又是那样的热烈。马车颠簸着，两只紧握的手不停地抖动，和着一个动荡跳跃的节拍。

一声苍凉的咳嗽从车后传来。两只握紧的手倏地分开了，快得就像两只脱兔。御车手扬了扬手中的马鞭。一度缓慢下来的马车又在空旷的原野上奔驰起来。

第二辆马车则不同。那门帘一任狂风掀起来。从那翻飞的门帘中，不难看到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一个是使女打扮，一个是小姐打扮，虽然尊贵不同，但却都是一脸的稚气。两个人似乎难得远足他乡，一路上巴不得长十只眼睛，开来东张西望。不时可以听到她们的嬉笑声和愉快的歌声：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车后，骑在一匹牝马上的，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刚才的咳嗽声就是从他这儿传过去的。这个老头儿姓吕，名父，字叔平，人们称他为吕公。吕公本是单父县人，因避仇来沛县投奔县令冯高；他与冯县令之父是世交。吕公的大女儿叫吕雉，正当待嫁之年，就是前头马车里坐着的那个少女；冯县令此时恰恰少年得志，官居县令，尚未婚娶。虽说两家未曾正式议婚，但此次吕公携带家眷移居沛县来，欲与冯县令结为秦晋之好，已是路人皆知的事了。然而，有谁想到吕公

此行竟意外地改变了主意，鱼跃龙门，攀上了天子亲戚，使他的大女儿吕雉得以位尊皇后；就是那无知的小女儿吕嫪，也嫁给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从此而出人头地。这当然是后话。

冯县令另择一处院落给吕公一家居住。

这天，风和日丽，太阳像一个画饼似地懒洋洋地挂在中天。吕公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少不了一班看热闹的孩子吵吵嚷嚷。冯县令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大步向吕宅走来。他令人抬着重重的礼物，来祝贺吕公的“乔迁之喜”，并打算当着众人的面，向吕公正式提亲。因为吕公是冯县令的贵客，所以沛县县衙的官吏们为讨好冯县令，也都要前来送贺礼。他们或前或后，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拎着贺礼陆续向吕宅门前拥来。

吕公谦恭地站在门口，欢迎大家的光临，并把客人邀进客厅。众人一一将贺礼呈上。吕公的家奴审食其，就是前边出现的那个御车手，一边接受贺礼，一边照名刺念道：

“冯县令贺万钱！”

吕公忙点头致谢：“谢谢……”

审食其：“萧何贺五千金——”

吕公向萧何拱手：“多谢，多谢。”

审食其：“曹参、夏侯婴各贺三千金！”

吕公于是分别向曹参、夏侯婴致谢。

……

一一念毕，众人落座，吃酒。

冯县令坐首席。他那一双兴奋的眼睛得意地扫视了一下他的下属。不错，都是他的下属。黑压压地坐满了客厅。大家都是为他的客人而来，是冲他的面子而来的。在吕公面前，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因而他的脸上红光光的。然而，突然之间，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一双明亮的眼睛又在偌大的客厅旋转了一圈，兀自疑惑地说：“为何不见刘邦？他分明对我说过，一定要来。君子岂可言而无信？”

座下有一个人哧哧地笑起来。

冯县令：“何人发笑？”

功曹萧何应声而起。因为要强忍住他的笑，所以他那一张端庄标致的面孔变得扭曲了。萧何向以美男子著称。浓黑浓黑的两道剑眉，罩着一双深潭似的大眼，既明亮又深不可测；这双慧眼又配以一个轮廓分明的下巴，就使他于潇洒俊美之中平添出几分英姿勃发的神韵。萧何一向是道貌岸然小心谨慎的，很少这样失态；只是因为冯县令的问话太令他发笑了：刘邦怎么会来呢？刘邦的话何必当真？他到处讨饭吃，穷得丁丁当当，即使手中有几千钱，还不够他寻花问柳酗酒贪杯的，哪里舍得花钱送贺礼？

于是，萧何对冯县令说：“大人，是我在发笑。想那刘邦一向囊中拮据，身不存分文，叫他如何前来祝贺？依我看，他是不会来了。”

众人大都熟知刘邦，不由得也都发出一阵哄笑。

多聪明的萧何！然而，聪明人确也有糊涂的时候。不过，聪明人毕竟是聪明人，萧何一生中大概也就糊涂了这么一次。好在刘邦此人不善记仇，没搞秋后算帐那一套，再加之萧何

后来的几十年为此而惴惴不安，惟恐遭他报复，不得不忠心耿耿报效刘邦，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保住了一个囹圄身首。

萧何话音未落，审食其就大声地念刚刚递上来的一张名刺：“泗上亭长刘邦来贺——”

众人的笑纹还没有消失，就见客厅门外走来一个身材细长，衣冠不整的中年汉子，蹒跚跚跚，踉踉跄跄，犹如夜游神一般。萧何认出来者正是刘邦，不免有些吃惊；转而脱口戏道：“贺礼不足千钱，须坐在堂下。”

也就是说，所带贺礼不足一千钱的，不能坐进客厅。这分明是对刘邦的侮辱和奚落。然而那刘邦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听见，抑或是听见了也不屑与他去计较，摇摇晃晃，径奔客厅上座而来。

吕公颇为诧异，瞪着一双小眼睛茫然地望着冯县令，想从他那儿知道个究竟，以决定该怎么对待他。冯县令早已看不下去了，一脸愠怒，嗔道：“刘邦不得无理。你既然未带贺礼，就请退出门外去！”

刘邦这才站住，目光回收，怔怔的，一动不动，犹如木雕泥塑一般。审食其见冯县令嗔怪刘邦，也就乘势驱赶他：“刘邦门外去。”

刘邦一个激灵，晃了晃脑袋，两眼慢慢睁开，漫不经心地瞄了审食其一眼，便向吕公深深地一拜，说道：“我听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重财帛。今吕公远道而来，难道不是为了结交朋友，而是为了金钱吗？我刘邦纵有万钱，献给吕公，于我倒也没有什么，只怕有人会耻笑吕公是一个贪

财之徒也。”

吕公被他说得面红耳赤。在座的人也都被他骂成小人，个个都十分气愤。冯县令已然按捺不住，吼道：“无赖，还不滚出去！”

审食其上前推搡着刘邦，并且口出恶言：“滚，滚……”

刘邦，何其人也？这里须做一个交代：刘邦，沛县丰乡阳里村人。父亲名叫执嘉，时人称他叫太公；母亲姓王叫含始，人们均呼她刘媪。刘媪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叫刘伯，老二叫刘仲，那老三就是这个“宝贝疙瘩”刘邦了。开始，老两口对这老生儿子还是十分疼爱的，小小的就教他读书写字，希望他能舞文弄墨，文明乡里。然而，刘邦偏不爱读书。太公无奈，只好教他种地；刘邦更不愿头冲黄土背朝天，一身泥巴一身汗，去做那费力巴巴的苦营生。及至长大，就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父母虽恨他不争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可那哥哥、嫂嫂却不能相容，时不时地话里藏刀子，抱怨刘邦不仅自己白吃饭，还常常招引一伙无赖像蝗虫似地来家趋食，这个家早晚得叫他吃光。太公不能忍受这些抱怨，就令老大、老二各自分出单过，自己与那冤家厮守在一起。太公见刘邦终日不务正业，气急了免不了呵斥他几声。刘邦偏不爱听，索性不沾家门，到处流浪。开始还厚着脸皮去哥嫂家索食，谁知哥嫂全不顾手足情意，他不是被哥哥大棒赶出，就是叫嫂嫂骂出。刘邦常常是长叹一声，扬长而去。实在饿极了，他就沿街乞讨。人们碍于太公的面子，多少也施舍点给他，使他不致毙命。遇到夜间无处讨食，刘邦便找一破庙，双手合十，闭目打坐，口中念道：“顶天立地，

神游太空，无欲无念，周身融融。”说来也怪，这样坐了一个时辰，就觉得浑身轻松，腹中也就舒服多了。倒是太公脸上挂不住，不甘受人嗤笑，就找人通融，免不了金钱开路，给刘邦谋到了一个泗水亭长之职。亭长是管理十里以内的小官，无非是处理乡里人的狱讼，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刘邦尚能应付，遇有大事，推到县上也就是了。这样赚得一份薪水，聊以糊口度日。这时，刘邦虽中年已过，但无人愿意将女儿嫁给他，所以一直鳏居。而刘邦又最耐不得女色，就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在娼寮之中。这样一来，他每时每刻都觉得钱紧，哪里有多余的钱去巴结冯县令的贵客而送贺礼呢？那日，冯县令通知他时，他只是随口答应罢了，并未当真。他本不打算去的，可临时转念一想，那吕公家必定设宴款待众人，有酒有肉，不去不是白不去吗？错过这个机会，到哪儿去白吃白喝呢？于是，刘邦两手攥空拳，带着一个饥肠辘辘的肚子和一张来者不拒的嘴巴，摇摇晃晃，就到吕公家觅食来了。他打定主意，不管人们如何戏弄自己，他都决不动怒，直至把酒肉吃到口为止。

审食其使劲地推搡着他，并不停地呵斥着：“滚，快滚！”

刘邦扭动着身躯，使它巧妙地躲闪开审食其的推搡。审食其不由得火起，将刘邦拦腰抱住，举将起来，就要往门外扔。这时，忽听吕公叫道：“慢，慢！”

吕公急忙离开座位，战战兢兢地走到刘邦跟着，扑通一声跪下了：“老夫我有眼无珠，多有怠慢，万望恕罪。现请上座！”

众人大惊，谁也不知吕公玩的是什么花样，你望我，我

望你，如坠五里雾中。

刘邦倒也从容。他弯腰将五短身材的小老头儿扶起来，一边笑呵呵地说：“这里你为长者，何必如此客气？”

吕公躬身前引，一如臣子对皇帝，诚惶诚恐地将刘邦引到上座，视为贵宾。他亲自为刘邦斟酒，并命庖厨捧上一只肥美的猪腿为刘邦下酒，而把别的客人都冷落到一旁。

吕公：“请饮。”

刘邦满饮一大觥，口中赞道：“好酒，好酒！请再满上一觥。”

吕公忙为他斟满，并说：“请吃肉。”

刘邦大口撕下一块肉，一边咀嚼，一边含混不清地喊着：“好香的肉啊！”竟旁若无人，只顾狼吞虎咽，好像是个饿了十八辈子的饕餮之徒。

冯县令见此情景，心中大为不悦，当面质问吕公：“吕公何故将这刘邦尊为上宾，而冷落我们大家？”

吕公以目示意，不让冯县令高声。冯县令见吕公缩头缩脑，装神弄鬼的样子，胸中的火气一蹿一蹿直顶嗓门眼儿。起初他碍着世交之情，加之欲于这酒宴中向吕公提亲，所以强忍着，不使自己发作。可吕公越来越不像话，竟专一伺候那个无赖，像儿子伺候老子，而把他这有身份地位的县令晾在一边，这口恶气实在难以下咽。冯县令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了，如同火山爆发。他不由得拍案而起，大叫道：“告辞了！”说着，大步流星地走出客厅。

萧何等人也随之全都离席而去。

吕公镇定自若，为刘邦斟满一觥美酒之后，关照地说：

“您请慢慢喝，我去去就来。”他见刘邦点了点头，便站起身，溜小跑地去追赶冯县令及萧何等人。这时，冯县令他们已经走出大门之外了。

“冯高，你请慢走，容老夫解释。”

冯县令头也不回，边走边愤愤地说：“不必了！”

吕公站在那儿，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客厅里空荡荡的，充满着酒气和肉香。刘邦瞥见吕公回来了，又满饮一大觥，那酒液顺着嘴角淌湿了他的前襟。他用衣袖抹了一下油光光湿漉漉的嘴唇，一只手用力撑住案头，身子拧动着站了起来。他用含混不清的语言似乎是在歉意地说：“我也该走了。”

“别别别，”吕公抢前一步，扶住摇摇欲坠的刘邦说，“您只管坐。”

刘邦摇晃着脑袋说：“他、他们为何都走了？”刘邦当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饮酒吃肉上，别的事他一概顾不上，吕公与冯县令之间发生的一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是一点也不关心的，仿佛也没有什么关心的必要；至于冯县令为什么拍案而起，那是冯县令的事。及至看到别人都走了，他才想到自己也该走了吧；可临走也要再捞一把啊，所以匆忙之中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美酒，以至酒液淌湿了他的前襟。

吕公说：“让他们走好了。”

刘邦说：“那、那我也走吧……”

吕公说：“您别走，我有话对您说。”

吕公怔怔地盯着刘邦，将刘邦盯得有些心虚，刘邦心想：

他是不是要和我算这桌酒钱？因为别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贺礼，唯有我是两手空空的。想到此，刘邦再也不敢耽搁了，生怕吕公把那话说出口，令自己难堪，便猛地站起身，就要逃跑。

吕公慌忙按他坐下。吕公的脸上挂着毕恭毕敬的表情，说：“您请坐好，您请坐好，老夫有一句话想对你说。幸好此处再无别人了，就是老夫说错了，也请您多多包涵。”

刘邦脱身不得，索性就将身子坐好，摆出一副生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说：“有话但说不妨。”同时，他做好了心理准备：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在案桌底下，他暗暗地攥紧了拳头。

吕公说：“实在不敢冒问，不知您娶亲了没有？”

一听是这样一句话，刘邦悬着的心倒也松弛下来。脸上露出淫亵的微笑，显然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歪斜着头，用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眯瞪着吕公，说：“可怜哪，我刘邦，到了这般年纪，还是光棍一条。”

吕公脱口说道：“好，太好了。”

刘邦不悦地说：“你不是在讥笑我吧？”

“哪里，老夫不敢。”吕公说，“真是天意，哈，真是天意。幸好您至今未娶，使老夫有此殊荣。”

刘邦不解地问：“此话怎讲？”

吕公说：“老夫有一小女，名雉，小名唤做娥姁，正当二八妙龄，尚未寻下婆家。老夫有意让她为君奉箕帚，不知肯纳否？”奉箕帚就是服侍洒扫，甘为婢妾之意。

一股热流倏地在刘邦心中涌动，逐渐向全身扩散。他显得很兴奋。这些年，他是饱尝了没有妻室之苦的，对吕公主

动送女上门，他怎么能不激动万分呢？然而在他就要表态时，他的目光又在吕公的身上停住了。吕公是怎样的一副尊容啊！不但矮小瘦弱，而且长得畸形，前鸡胸，后罗锅，外加两条罗圈腿；干巴巴的皱纹脸上不长眉毛，两只玻璃球似的圆圆的小眼睛，镶嵌在深深的眼眶里，闪烁着扑朔迷离的光芒；一张嘴巴却特别阔大，差不多占据了那面孔的一半，一排上牙齿还龇在嘴唇以外。这样一副丑陋的容貌，就像一盆凉水兜头泼来，把刘邦心中燃起的火焰又给浇灭了。刘邦心想：有其父必有其女；吕公丑陋如此，其女想必还要胜他一筹呢。这老儿肯定是嫁不出那“宝贝”女儿了，才将她“恩赐”给我；甩破烂儿，我才不干呢！他积有一种被侮辱的愤怒，于是粗声地说道：“不不不，您老还是另择高枝吧。”

吕公也不生气，莫测高深地一笑，说：“您想必是欲见小女一面。待我唤她出来。”吕公说着，就向客厅门外撒眸，恰好瞧见了正在那儿偷听他们谈话的审食其，便喝住他：“你在那儿探头探脑干什么？还不快去将姑娘叫来！”

审食其满面羞红，答应了一声“是”，就迈着急匆匆的脚步，不情愿似地在客厅门外消失了。

黄昏的斜阳懒洋洋地照射着窗幔。客厅里的光线显得有些暗淡。突然，一个袅娜多姿的身影闪进客厅，犹如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凌空出现，将那昏暗的客厅照得四壁通亮。接着，便听见一声银铃般清脆悦耳的声音，说道：“父亲，是您呼唤孩儿吗？”这一切都是在一霎时发生的，以至使刘邦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像个傻子似地半张着嘴巴。

如同欣赏一只超群脱俗光彩照人的凤凰鸟儿，吕公那阔